

剑冰
著

老板

一部令浮躁的世人如梦初醒的财富警示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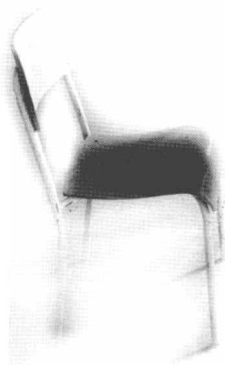
金融海啸击碎黄粱美梦 欲望膨胀腐蚀纯洁灵魂 精彩故事演绎惊心商战

迷离



老板迷离

剑冰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板迷离/吴建斌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1

ISBN 978-7-5321-4023-7

I. ①老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2189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老板迷离

吴建斌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6.875 插页 2 字数 423,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23-7/I · 3104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,世界没有永恒的
冬天。

——艾青

目录

上 篇 风流十八载 / 1

第一章 落脚到顺城 / 3

第二章 摸石头过河 / 26

第三章 转产玩具业 / 51

第四章 人员急扩充 / 79

第五章 暴露大软肋 / 100

第六章 陷入艳遇门 / 122

第七章 明暗演双簧 / 145

第八章 窃听获证物 / 168

第九章 激起千层浪 / 192

第十章 拈花一笑去 / 219

第十一章 财富大跃进 / 244

下 篇 难熬三个月 / 271

第一章 四处找买家 / 273

第二章 交织在一起 / 296

第三章 看到新希望 / 320

第四章 家中出高人 / 347

第五章 各有各打算 / 373

第六章	夫妻呈对峙 / 398
第七章	撝挑子北上 / 422
第八章	恩怨难勾销 / 446
第九章	主张又改变 / 469
第十章	了却了心魔 / 493
第十一章	无言的结局 / 516

上 篇

风流十八载

十八年前,冯全和弟弟冯军南下创业,在爸爸的老战友苏将军的帮助下,生意兴隆。随即,发生了内部争夺财产风波。冯全借冯军的艳遇门事件,巧妙赶走了冯军,将财产占为己有。接着,一场又一场风波骤起,故事中的每个人物发生了命运大异动。

就在冯全夫妇得意之时,二〇〇八年十月爆发了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海啸,让他们措手不及……

第一章 落脚到顺城

1

公元二〇〇九年元旦。冯全和谭颖躲在香港。对于跨入五十岁的冯全和五十岁的谭颖来讲，生命过了半百却遇到了灾难，真是难以接受。

快到中午时分，疲惫的两人才磨磨蹭蹭地起了床。其实，起床不起床都不重要，反正没什么事情好做。昨夜两人非常激动，第一次大喝两瓶苦辣洋酒，喝着喝着就醉了。冯全默默无语，步履蹒跚地回到房间倒在床上就鼾声大作。可谭颖不同，一身燥热，平时话就多，醉酒之后话更多，时而哭时而笑，后来身体支持不住就呕吐了。她趴在下水道口，披头散发，呕吐个不停，仿佛要把心里的痛苦都要吐出来一样。最后是如何入睡的，自己根本不清楚。

冯全醒来时，谭颖仍昏睡着。他的头依然晕乎，头重脚轻地走进洗手间，一股刺鼻的臭烘烘气味扑面而来，满地污秽物，他知道老婆吐了。他拿起淋浴头把污秽物冲走，然后冲了一个热水澡。

冯全走出洗手间把谭颖吵醒，关心地问：“吐了？”

面色蜡黄、有气无力的谭颖说：“是，吐了，很多。”

“我说不要喝那么多，你就是不听。”

“你不也喝了很多吗？嗨，人生嘛，难得几回醉！”谭颖下了床，走进洗手间，跳进浴缸冲着泡泡浴，大声问道，“老公，今天咱们去哪里？”

“你说，想去哪里都行。”

谭颖没有应话，使劲地用手搓身体，欲把酒味洗走。

“那去赤柱吧？”

“去那里干吗？”

冯全解释说：“那里人会少，可以静一静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两人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早餐。周围几乎找不到有生机的景象。今天气温低，阳光却明媚。连续多日的阴霾被昨夜的大风吹得干干净净。天空异常湛蓝，光线刺眼。谭颖戴上了深色墨镜，问冯全戴不戴，冯全却说无所谓。

他们搭上出租车，司机抱怨美国佬作孽波及了香港。他担心又回到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苦日子里。车子疾驶，加上弯道多，两人都觉得有些恶心。谭颖念叨着昨夜没有休息好。冯全沉默，没有像往常一样应答老婆的每一句话。

两人来到赤柱，平日香火鼎盛的天后庙也显得冷冷静静。

他们来赤柱很多次，且在一八四〇年英国人留下的由中环搬迁过来的古迹美利楼就过餐。这里像铜锣湾的崇光门口一带，总是人头攒动，可今天门可罗雀。开放式酒吧门前，只有少许外国游客在漫无边际地饮酒兴叹。一对仿似情侣的游客，男性给女性拍照，女性给男性拍照，时不时地陶醉在自拍之中。而吸引周围眼球的真正原因是此女性不畏严寒，上身穿着花纹丝质的春装，胸罩若隐若现，而下身显露着赤裸白净的长腿和高高的高跟鞋。实际上她的腿形并不好看，有点罗圈。从他们的对话方知是日本游客。人流中多了一些日本人，估计和日元升值有关。

去了附近几处海滩，偶尔见到洋人男女赤裸着上身，躺在沙滩上，晒着太阳，无不惬意。他们真不知道冷吗？谭颖念叨着，不停地打着冷战，紧裹着身上的衣服。这人和人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

这次来到香港，两人不像过往开着宝马车过关，有司机精心保护。不到半年时间，也就是北京奥运之前，他们每次来香港，住在海边五星级酒店，享受美味佳肴，然后大包小包疯狂地购物。可今

天他们不得不紧手,不得不住在低级酒店,不得不忧虑着未来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,他们是仓皇逃出的。好在追债的人不能轻易来到香港,否则他们可能去别的国家藏匿。

就是因为金融海啸的突然降临,才让他们顿悟到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,也并非铺满鲜花。这是一次大劫,大到无法预测,也无法控制,一切听天由命。因此两人惆怅,极其苦涩!没有任何目标,像丢弃在大风大浪中的船只随风飘荡。他们上了一辆双层巴士,随意在大浪湾站下车。

第一次踏进大浪湾,走完一段弯曲的车道之后,来到了开阔洒满阳光的海滩。海滩中心处,有上百名青年男女身穿白色运动服,在教练教导下,正有模有样地练着空手道。只见他们朝气蓬勃,动作轻巧,“嗨嗨嗨”的喊声整齐,震响山谷。这对于心情灰色的冯全和谭颖来说,多少增添了一点暖意。

冯全想到自己也曾年轻过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年出生,在机关大院长大,经历了“文革”,恢复高考那年幸运地上了大学,毕业后干了一份好职业,在冲动之下“下海”创业。和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比较,当年的火热劲一点都不逊于他们。时过境迁,现在有点后悔当时的选择。如果不去创业,也许能混个厅局级干部,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。嗨,人这辈子都是自己在折腾自己。

谭颖一直盯着练习空手道的年轻人。他们站了很久,一动不动。谭颖站累了,干脆把高跟鞋脱下来,提在手中,光脚踩在沙滩上。不远处有个观景台,谭颖拉着冯全朝观景台方向走去。

两人在观景台里面的水泥凳子上坐下。不知是冷还是紧张,还是有感触,本来两人并排坐着,后来干脆抱在一起。可不久谭颖哭了,哭得泪流满面。冯全紧握着她的手一言不发。其实冯全也哭了,只是他有泪不轻易外流罢了,而是将如血的泪水流入心中,把心堵得发慌。

“老公,你说下一步怎么办呢?”谭颖不知问过多少次同样的话。

冯全不语,他的不语就是答案。他真想跳入大海结束生命,一

了百了。他心不甘，曾经拥有三十多亿元的资产，怎么会说缩水就缩水呢？资产不是还在吗，怎么就不值钱了？银行怎么这么势利眼，逼起债来了？公司怎么说倒就倒了？他虽不是财务出身，却对钱十分敏感。如今债台高筑，像巨浪一样压过来。如果不破解，可能会被债务活活地压死。

青年男女练习空手道的喊声不断，像是要和巨浪声比试高低。他们的喊声，像刺杀的音符，时刻提醒着冯全和谭颖寻找躲藏的去处。

冯全走出观景台，坐在台前的正午阳光下。

谭颖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，她朝四周望去，海滩出口处有一家快餐店，门前坐了几个懒洋洋的人，跷着腿，正吃喝着。走出观景台，她问：“想吃什么，我去买一点过来？”

冯全半句话没有说，呆呆地看着大海。白浪卷起，掀起层层波涛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亮出了无数晶莹的光点。浩瀚的大海，远处有一艘船飘摇着，似乎找不到方向。

冯全经历这次打击，憋气，郁闷，想不通；他更不甘心，甚至更不知道这火该向谁发。如同无数把刀子插进胸膛中，让他欲死不能，欲活也难。现在他需要安静，一听到谭颖的声音就烦躁，哪里还有心情吃东西呢？

“你说话啊，不说话能解决问题吗？”谭颖摇晃着冯全的胳膊。

冯全倒像根插入石头上的木桩子一样，任由谭颖推拉，不会动弹。

“你是男人，怎么能这样子？”谭颖无奈，转身去了快餐店。

2

冯全是冯强家族中的一位成员。

冯强，一九三〇年出生。十八岁参军，赶上了平津战役的尾巴，立了三等功。二十岁那年做了连长，参加了朝鲜战争。二十五岁那年做了团长，随后做了团政委。这一年，他结识了一名姓方的

女编译,随后结了婚。三十五岁那年做了师长,负责总后的党务工作。一九六六年“文革”开始,他的职务被撤销,流放到海宁附近的农村接受改造,全家人因此遭殃。一九七〇年代后期,他恢复了职务,被派到山东济城工作,举家从海宁搬入济城军区。一九八〇年代初,被授予将军军衔。一九九〇年离休,和老伴迁回海宁市,和二儿子冯全住在同一个城市。

冯强的老伴叫方莹,在军队机要部门工作。后来她辞去了部队工作,一心一意辅佐冯强和照料孩子。她持家有方,温文尔雅,美丽出众。“文革”期间,冯强挨批下放后,方莹拉扯着三个儿子。那段岁月非常艰苦,她鼓励孩子们积极面对人生。单就这一点,就让冯强很感激。

冯强夫妇生有三个儿子。老大叫冯坤,老二叫冯全,老三叫冯军。冯强很想有个女儿,却偏偏上天没有给予。“文革”期间,冯强遭罪而牵连家庭,他并不希望三个儿子走自己走过的路。他不断教育孩子要自强要努力读书。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,读书比做任何事情都重要,只有读书了,能考上大学,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,才能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。

三个孩子因性格不同决定他们日后路向不一样。大儿子成熟早,性格上很像冯强,读书刻苦,高中没有毕业就主动要求去美国留学。冯强找了一些关系,顺利把大儿子送到了美国。冯坤很争气,一口气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士、博士学位。他在美国成了家,同时在麻省物理实验室工作。工作出色,三十六岁那年,即一九九〇年,获得了国家物理贡献奖,在物理界颇有影响。冯强常为大儿子的出色表现而骄傲而自豪。

说起二儿子冯全,也是让冯强脸上挂满了自豪。冯全学习一直优秀。北京机械大学毕业之后,直接分配回到海宁市政府部门,工作出色,颇得领导欣赏。可是他自觉在政府部门工作没有什么挑战,辞职“下海”创业。由于“下海”早,赶上了好机会,又扎根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顺德一带,一路顺风顺水,一下子成为全家最有钱的人。

至于冯军天性不爱读书,性格活跃,加上母亲的溺爱,早早弃学。当过几年兵,如果继续当下去,凭老爸的关系晋升个连长或者团长并不成问题,可是他无定力,又对部队的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,自行要求退伍。退伍之后,组织上安排他在外资酒店开车。二哥冯全“下海”时,随冯全到了顺城,伙同冯全组建了公司,自然成为股东。本来不错,由于生性喜欢折腾,同时二哥老谋深算,导致后来走出了令人费解的人生轨迹。

冯强戎马一生,形成了鲜明的军人性格。而这种性格带回到家中,自然是一个强势的姿态。方莹最了解他的这一点。如果有矛盾冲突的时候,她都让着。方莹的让,并不是无原则的让,而是策略上的让。冯强也明白这点。等到冯强心平气和的时候,方莹才会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往往此时,冯强能低头接受。对于三个儿子的教育,冯强比较严厉,方莹比较母性,两人一唱一和,一个打一个拉,让儿子都能尽早体会到什么是正确的,什么是错误的。这样的策略非常有效,冯强常常和老伴一起偷着乐。

3

“创业有风险,你真能支持我吗?”冯全做出“下海”最后决定前,再次追问老婆谭颖,希望她明确对“下海”的态度。其实他是想在心理上多一些支持和信心,不过他是真心的、真诚的,其原因起码有两点:一是毕竟“下海”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说得极端一点,将影响着全家人的生活和未来;二是谭颖曾经就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会计专业,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会计业务,近年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,可说是一名有经验的会计。如果把“下海”理解为一次冒险投资,谭颖比冯全多一点认识。

对于冯全的“下海”打算,谭颖好好地想过,琢磨过,还和周边的朋友商量过。看国家形势,倒是不断提倡和鼓励大家敢于创新,还提倡全社会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海宁拥有上千万人,商业气氛向来最浓,是国家首屈一指的大都市,就是在国家经济最差的

岁月,这个城市依旧商业活跃,工业发达,而且商品销往国外。所以,身处海宁的每一个人,自出生以来,血管里就流着做生意的血液。走在海宁的大街小巷中,林林总总的商店、铺头,经营的日常百货,应有尽有。她下班后还时常帮朋友搞一点小生意,收入不比上班拿得少。

谭颖对做生意的认识显然是粗浅的,好在有直观的感受和经验,因此对冯全提出“下海”创业一事从心底上是不反对的。不过,谭颖越琢磨越觉得有一些问题,主要担心有四方面,一是创业做什么,二是“下海”后在哪里创业,三是资金从哪里来,四是冯全是否有这个能力。每当想到这些具体问题,她不能不谨慎。如果冯全创业了,家里的孩子谁来照顾?冯全创业到广东,岂不造成两地分居?诸如此类的问题,在她心里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来回。

可是,要过体面生活的欲望是强烈的,不容置疑的。在海宁市每个人骨子里都崇尚过高质素的生活,譬如最好能吃上乘食物,穿品牌衣服,住高尚家居,开私家小车,有条件到国外旅游。就说巷子顶头的张大妈家吧,自女儿嫁给了一个美籍华人后,那源源不断的美钞从国外寄回来,让张大妈活得滋润。快五十的人了,那肌肤保养得如婴儿一般,那体态看上去就是高人一等的贵夫人。说到底,有钱就是好。外地有人骂海宁人太崇洋媚外,太高傲,可海宁人乐得开心赖得理。

如今,谭颖最明白,要想拥有大把银子,要么做官去贪,要么做生意博一下。做官去贪是不可能的,因为军人之家,家教严格,非法的事情是不能干的。如此这般,只有选择做生意。当然,做生意未必一定赚,搞得不好会亏的。这正是风险控制要做的事情。

“老婆你想得怎么样,”冯全耐心地问,“我着急啊。”

“虽然‘下海’有风险,”谭颖认真地说,“但我决定支持你的选择。”

谭颖的表态对于站在十字路口的冯全来说,几乎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。和谭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,他深知老婆精明,有见地,有生意头脑,第六感觉很好。既然谭颖表态了,不能再有任何

犹豫了。

“谢谢老婆大人。”冯全激动得亲了一口谭颖的脸颊。

“夫妻之间谢什么谢啊，”谭颖半开玩笑地说，“是不是见外了？”

“谢是要谢的，因为你的表态十分重要。”突然冯全忧虑地说，“下一步，是要说服爸爸妈妈。你觉得他们会同意吗？”

“我料爸爸会同意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从他支持大哥留学的举措来断定，我想他会尊重你的选择的。”

“我和大哥的情况不一样，大哥是到国外读书的。”

“不一样归不一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周末一起吃了晚饭，冯全把决定“下海”创业的事情正式告知爸爸妈妈。冯强和老伴对于冯全突如其来计划“下海”的想法有些震惊！随后多日，冯强始终没有表态，搞得冯全有些紧张。冯全通过妈妈试探过爸爸的想法，却未能得到任何消息。冯强这一做法其实一方面用拖延方式验证冯全的决心，而另一方面也为缜密思考留出充分的时间来。

夜深人静，冯强夫妇因心里有事都睡不着。

“全儿‘下海’一事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儿子脾性我晓得，做事小心，考虑事情周全，趁年轻闯闯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成了就好，不成再回来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“嗨，这次你倒是看得通。”冯强想到社会上有关“下海”的不利传言甚嚣尘上，忧虑说，“辞公职‘下海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怎能不知道？是的，全儿这个选择很冒险，那你怎么看待？”

“从心里讲，全儿有这样的想法我很高兴。不过，太冒险了！‘下海’创业谈何容易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尝试的。现在社会上

刮起了一股‘下海’风，看上去很时兴，但结果如何尚不清楚。所以要和全儿好好谈谈，才能做决定。”

“这样也好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冯强找冯全过来。

冯全马上过来，见爸爸在住宅区的大树下耍太极，则停下脚步。冯强的太极耍了几十年，动作飘逸，柔中带刚，可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冯全着迷地看着。

冯强知道儿子到了，等耍完一个完整套路后停下来，突如其来地问：“风险你考虑过吗？”

“爸爸，我考虑过了。”

“你‘下海’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学机械制造的，看看这个方面有没有机会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你还没有确定方向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想去哪里创业？”

“广东一带，譬如深圳、广州……”

“说说理由。”

“广东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，离香港近，机会会比海宁多一些。”

的确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广东走在全国改革的前面，其成功的经验正席卷着全国。在物资紧缺的年代，广东人抓住机会，向外地卖瓶装水，卖电子表，卖摩托车，卖小孩玩具，赚钱赚得手软。全国流行着“到广东淘金”的口号。冯强享受着高级干部离休后的生活待遇，在家如常阅览《内参》。他曾担心报纸上有关广东的报道是否属实，私下和顺城的苏将军不时聊天。苏将军曾是冯强的部下，还多次邀请冯强到广东走走看看，并说眼见为实。冯强答应了，却因杂事缠身而没有成事。

冯强和冯全绕着小区花径漫步，爸爸问东问西，儿子一一应答。

冯强清楚记得自己打仗岁月，曾经指挥过战斗，就是因为经常